

新世纪第五届《北京文学》奖获奖作品集

北京文学

到处都很干净^上

原创文学的精品阵地 社会焦点的文学视窗

北京文学月刊社 主编

崔曼莉	求职游戏
杨少衡	黄金圈
韩少功	怒目金刚
铁凝	咳嗽天鹅
刘庆邦	到处都很干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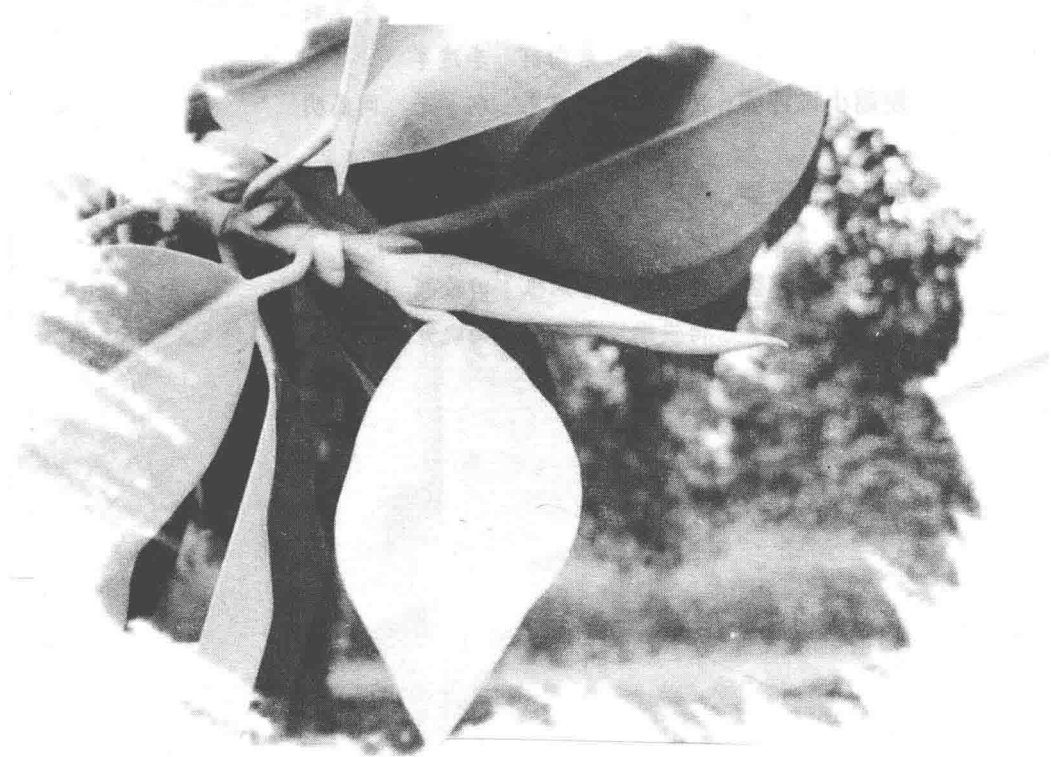
地震出版社

新世纪'第五届'《北京文学》奖获奖作品集



到处 都很干净^上

北京文学月刊社 主编



北京文学月刊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到处都很干净：新世纪第五届《北京文学》奖获奖作品集 / 北京文学月刊社主编. —北京：地震出版社，2011. 9

ISBN 978-7-5028-3912-3

I. ①到… II. ①北…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作品综合集
IV. ①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80278 号

地震版 XM2398

到处都很干净——新世纪第五届《北京文学》奖获奖作品集

北京文学月刊社 主编

责任编辑：范静泊

责任校对：孔景宽

出版发行：地震出版社

北京民族学院南路9号

邮编：100081

发行部：68423031 68467993

传真：88421706

门市部：68467991

传真：68467991

总编室：68462709 68721982

传真：68455221

E-mail: seis@mailbox.rol.cn.net

网址: <http://www.dzpress.com.cn>

经销：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

版 (印) 次：2011 年 9 月第一版 2011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710 × 1000 1/16

字数：625 千字

印张：37

书号：ISBN 978-7-5028-3912-3/I (4583)

定价：6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第五届《北京文学》奖获奖评委会名单

- 主 任：陈启刚 北京市文联党组书记
朱明德 原北京市文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
- 副主任：刘 恒 北京文学月刊社主编
- 秘书长：杨晓升 北京文学月刊社社长兼执行主编
- 副秘书长：吴双明 北京文学月刊社副社长
- 中篇小说评委：雷 达 崔道怡 贺绍俊 牛玉秋
何向阳 朱向前 李建军
- 短篇小说评委：陈建功 吴秉杰 胡 平 阎晶明
梁鸿鹰 孟繁华 吴义勤
- 新人新作评委：周 明 何西来 王必胜 张 陵
杜卫东 王 干 张清华
- 报告文学评委：何建明 李炳银 田珍颖 刘 茵
傅溪鹏 李朝全 杨晓升

目 录

中篇小说

一九七九年的爱情	李 唯	001
荣 荣	葛水平	066
求职游戏	崔曼莉	108
黄金圈	杨少衡	164
泥霞池	迟子建	213

1979年的王团乡，大年初二的这一天，两个耍社火的队遇上了。结果，苏堡子村的杨秀女爱上了岷岷村的周武生，两人约定：山里开始种麦的时候，周武生来娶杨秀女，由此引发的故事，一波三折。这是一篇精彩的爱情小说，30年前的爱情，30年后人物命运的不同变化，读来令人如痴如醉又唏嘘感慨。李唯的小说作品不多，但每篇都视角别致色彩斑斓，无论是小说语言还是细节描写和情节设置，处处藏着智慧和玄机，充满艺术感染力。

一九七九年的爱情

李 唯

李唯，男，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一级作家。中国电影文学创作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天津电影家协会副主席。曾创作电影《黑炮事件》《美丽的大脚》《谁说我不在乎》《泥鳅也是鱼》《月圆今宵》等多部，个人两次获得中国夏衍电影文学奖，获得金鸡奖最佳编剧提名奖。影片获得中国所有的国家级电影奖，以及东京国际电影节大奖，上海国际电影节大奖等。创作长篇电视剧《坐庄》《千钧一发》《跟我的前妻谈恋爱》等多部，多次获得“飞天奖”，“金鹰奖”等。创作小说《中华民谣》《腐败分子潘长水》《看着我的眼睛》《跟我的前妻谈恋爱》等百余万字，两次获得小说月报“百花奖”，获得庄重文文学奖，上海中长篇小说优秀作品奖。作品曾三次获得全国“五个一工程奖”。

周武生站在麦地里对杨秀女说：“秀女子，你比特务都好看！”这称赞是周武生从中国电影里看来的美感，在一九七九年以及之前的中国银幕上，

最好看的女人就是特务。只有特务才有乳房，把美式军装顶起来，周身线条凸凹有致，而女革命者们则一律是平板的……

——摘自第六章

一九七九年的王团乡还只有一条黄土垫的街道，道两旁有一座乡政府，一家邮政所，一家大车店，一间杂货铺和一间铁匠铺，东头有一家面馆，西头还有一家面馆，这算是镇上全部的餐饮业。此外还有一家剿猪的也开了一间门脸儿，就在乡政府的旁边，乡领导在办公的时候常能听到猪被“计划生育”时惨绝人寰地叫，然后镇上就再没有什么了。过年的时候，镇上的商家们，包括杂货铺，铁匠铺，面馆，以及剿猪的，都会在店门前摆一个条案出来，条案上放着用细白面蒸好的馍馍，用石头压着一些钱，多的五元，少的也有三元，召得王团乡辖下四邻八村的社火队上门来献艺，献艺的报酬就是这些馍馍和钱。王团乡的人把这种耍社火的方式叫做“说议程”，字面上不知怎么解释，有点类似北京城里早年间打着羊膀骨上门去说些吉利话儿讨钱的行当，所不同的是，这些山民是穿着戏装画着脸谱敲锣打鼓地说唱，想象力比北京人丰富多了。

一九七九年大年初二这一天，岷岷村周武生的社火队先一步到了杂货铺门前，拉开了说议程的场子。周武生扮的是三国名相诸葛亮，他当时还一点皱褶都没有的脸上粘着胡子，摇着羽毛扇，踏着锣鼓点儿，朝店家一揖，唱念道：

“诸葛先生我叫孔明，
卧龙岗上我早扬名，
众将官，朝前站，
咱给掌柜的拜大年！”

“众将官”也都是岷岷村的，也都把脸蛋儿勾描得五眉三道，精神抖擞地高声唱和。

店家是个豁嘴，被周武生的拜年话儿招逗得漏出牙龈而笑，眉开眼笑之

下，便拿起压在石头底下的钱要给周武生。这时候“哐唧唧”又一阵锣鼓响，另一彪人马抢进了场子里来，这是苏堡子村杨方利的社火队，也全部都勾描得红膛黑面。唯一没有画脸的是杨方利的闺女杨秀女，她在社火队里负责敲鼓。那年她二十了，属狗。杨方利扮的也是诸葛亮，也是摇着羽毛扇，在女儿敲出的锣鼓点儿中，走圆场，迈方步，也对店家一揖，唱念道：

“诸葛亮，我也叫孔明，
三国四方我也有大名，
张飞，关羽，赵子龙——”
杨方利的班底们齐齐吼一声“有”，站班出列。
“咱给掌柜的来磕头！”

杨方利率众给店家叩首行了大礼，在礼仪的厚重和虔诚上压过了周武生一头去。

这便是斗议程了——说议程是可以争斗的。两支社火队，两彪人马，狭路相逢，可以争，可以抢，可以叫骂，可以涉及双方的八辈儿祖宗十辈儿先人，但决不可以动手，只能凭词语的机智和锋利硬硬盖过了对手去，最后赢得胜利。店家于是把钱又压回了石头底下，以豁露着牙床的嘴宣布让两个诸葛亮比赛着说，谁说得美，钱，还有馍馍，是谁的。

杨秀女便开始激越地擂鼓。而对方岷岷村的鼓手也开始拼命地敲鼓。这是宣战，也是双方打响的前奏。周武生和杨方利，一老一小两个社火头儿，在各自鼓手的助阵下，彼此盯视，在琢磨着如何一出口就把对方说得屁滚尿流，败下阵去。

杨方利琢磨了一阵后抢先朗朗开口道：

“叫后生，你没高低，
诸葛亮也是你叫的？
昨黑你还尿炕哩，
你妈给你晒被哩！”
苏堡子村的“众将官”们齐声唱和：
“你妈给你晒被哩！”

先笑起来的是杨秀女，她认为她的爹说得很精彩。她尤其认为她的爹说周武生尿炕说得好，这会让周武生当众很臊毛，让他后面的话儿就没法接了。杨秀女因此有了胜利的感觉，战斗的紧绷有一点松懈下来。她轻松地去看周武生，看他如何应答，她一下就想到眼前这个男人要是真的尿炕会是什么样的？杨秀女见过她的小弟弟尿炕，小鸡鸡小小的，像半截毛毛虫，那么小的一块肉却能把炕尿湿了一大片，周武生的当然不会是半截毛虫，他会是……杨秀女忽然觉得自己死不要个脸，怎么能想那个！她羞臊地赶紧低下头去继续敲鼓。杨秀女后来回忆周武生当时看了她一眼，目光炯炯如贼。杨秀女后来还问过周武生当时是不是看过她，是不是看见她脸红得像抹了鸡血一样？而周武生后来对于看杨秀女这一眼的回忆则完全是个空白，他后来对杨秀女说他当时完全没有看她，或者说根本不记得看过她，更不记得她脸是红是白，他完全都在盯着她的爹看，在紧张地琢磨怎么反击这个老柴棒子，他必须要把钱和馍馍赢来。

周武生略一琢磨便开始反击，他在庄稼人里脑子是很快的：

“叫老叔，你骂人，
一股臭气从嘴里喷，
怪我尿炕没看清，
错把你的嘴当成尿盆！”
嵯岷村的“众将官”也是齐声唱和：
“——当成尿盆！”

王团乡镇上围观的乡民哈哈大笑，为周武生齐声喝彩。杨方利严重地被噎堵住，完全不知道怎么接了，愣怔在当场。周武生这时有胜利的感觉，松弛下来，他这时倒是轻松地看了一眼杨秀女，他当时看到这个小丫头一张脸红扑扑的，怪好看，但那是急的，急得大冬天冒汗，她着急地边敲鼓边催促她爹赶紧往下说，而她爹却始终愣怔地傻站着。豁嘴店家这时候认定周武生这个诸葛亮说得美，让周武生过来拿钱和馍馍。周武生于是得意洋洋地过来用一条发黑的面口袋把条案上的细面馍全都装了，又去拿石头底下的五元钱——

杨秀女大喝一声：“你等等！”

杨秀女把还发愣的杨方利身上的戏袍、蟒带、髯口都扒了下来，自己穿戴上，又拿过羽毛扇，匆忙间也扮成了一个诸葛亮，跳上场来，对周武生叫板道：“来来，咱俩再来比过！——爹，你给我敲鼓！”

围观的王团乡民顿时为猛然间蹦出来个女诸葛而集体沸腾，高声啸叫，这是这片山坳里多少年都没有出现过的事儿。豁嘴的店家也急忙按住周武生要拿钱的手，告诉他这钱先不忙动，馍馍也先放下，他必须要跟女诸葛再比过。周武生得意洋洋的笑僵硬在了脸上。杨方利在众人的啸叫中醒转过来，拿过闺女的鼓槌，一煞腰，鼓声激越而起。

杨秀女随着锣鼓点儿走圆场，有板有式地唱念道：

“我诸葛，字孔明，
统领天下百万兵。
左有关公一把刀，
右有张飞十丈矛！”

苏堡子村的“关公”和“张飞”们手持苞谷秸秆做的刀和矛踩鼓点走着圆场，嘴里“嚯嚯”有声，为杨秀女站阵呐喊，煞是威猛。乡民们为杨秀女跺着脚喊好，场上一片尘土飞扬。

周武生在尘土飞扬的逆势中反击道：

“叫众人，你看稀奇，
两个诸葛有高低，
她这个诸葛本事高，
就是胡子挂不牢！”

杨秀女的髯口是戴杨方利的，太大，老是滑落，她赶紧用手捂住，这引得乡民们一阵的哄笑，让周武生又高了杨秀女一头去。杨秀女迅即在哄笑声中反击道：

“叫众人，你也看稀奇，
他这个诸葛是个假的，

脸上的胡子是猪鬃的，
脚上的官靴是纸糊的！”

周武生的髯口确是猪鬃的，毛扎扎地一团堆在嘴边。他脚上的“官靴”也确是纸糊的，在破棉鞋帮子上糊了一圈儿白纸，用彩笔勾画出云朵和鸟雀，便算是古时朝官的靴子，那勾画着图案的白纸已经破散了，在地上拖着。杨秀女的揶揄戳到了周武生的尴尬处，让乡民们更加大声地哄笑，还有叫好的，这让杨秀女很是得意，她斜着眼儿，有点小牛逼地瞅着周武生，看他还怎样的说。周武生尴尬地讪讪地笑，随即反击道：

“叫众人，你再看稀奇，
她这个诸葛是个女的，
走个路，悄悄的，
两个奶子高高的，
叫声妹子你快回去，
你娃要找你吃奶哩！”

全场笑炸了锅。那些男性的乡民又开始使劲跺脚、高声啸叫，而女人们则抿着嘴唇，无论男人和女人都为这性的反击而乐不可支。在山里，性总是快乐的源泉，周武生因此大获全胜，而二十岁的杨秀女则彻底失败，她下意识地捂着还从未被男人触碰过的胸，那里并不像周武生所说是“高高的”，只是一般地起伏着，但温润而绵软，她捂着胸在男男女女的大笑声中脸憋涨得通红，一句话都再说不出来。她唯一能做的就是瞪着周武生，使劲地咬牙切齿地瞪着，她只能以这种表情予以反击。而这却让周武生更加得意和开怀。

接下来就是周武生的一路风光。按照说议程的规矩，斗败的社火队必须要退出去，对余下各家的贡物都不得再取，全部归于胜家，周武生便领了嵯峨村的队伍取了杂货铺的馍馍和钱，又取了邮政所和面馆的，连劊猪骗驴的也顺道拿了，最后一路敲敲打打地往乡政府而来。王团镇上的乡民呼啦啦地全跟着周武生涌去，挟裹着杨秀女也一路跟着走。杨秀女也说不清楚为什么还要跟着周武生来，周武生仿佛是有一根线扯动着她，让她不由自主地跟着

走。杨秀女对自己的解释是，她必须要跟着周武生，她必须要继续拿眼瞪着周武生，必须要让他知道她恨他，她不能就这么便宜了他！于是杨秀女就横眉瞪眼跟着周武生走。

周武生来到了乡政府，高声地唱念道：

“前面来到了乡政府，
给乡长大人道个万福！
乡长大人很牛逼，
兜兜里很多的人民币！
花不完，你给几个，
老百姓喊你青天！”

周武生把乡长从乡政府里唱了出来。一九七九年的王团乡乡长穿着蓝布中山装褂子，戴着也是蓝布的扁舌帽，帽子和褂子上都有尘土，是山里的风刮上去的，他叼着两毛九一盒的飞马烟晃晃地出来，骂道：“周武生，你要社火的好大胆子，要钱要到政府来了！”但他还是无奈地掏兜，心疼地给了周武生两块钱。过年时节，任何士绅官吏，都不能撇了耍社火说议程的面子，这也是这片山里自古以来的规矩。

周武生接过钱，又唱念道：

“乡长大人你好好干，
明年就升到国务院，
国务院里当大官，
顿顿都吃羊肉面！”

围观的男女老少都咧了嘴呵呵呵呵地笑。

乡长又骂道：“妈的土包子！国务院的才吃羊肉面？那顿顿吃的都是羊肉串！啥好吃人家吃啥！屁都不懂。走走走，前头要去！”

当时乡里来了一个搜集民间艺术的省群艺馆的干部叫吴颖，她蹲在地上，笑得要岔气。

被挤在人群里看的杨秀女，她的横眉瞪眼绷不住了，她也笑了起来，望

着在乡长面前手舞足蹈口吐莲花的周武生，低声骂道：“不要脸的货……”

二

随后便是晚上发生的事。

晚上，没挣上钱也没挣上馍馍的社火队就跟着杨方利住在乡上的大车店里。苏堡子村离乡上还有好远，中间要翻一架山，走到天亮也到不了村，杨方利作为社火头儿只有把兜里最后的几角钱掏出来包了一间屋，让男男女女都挤在一盘通屋大炕上睡。晚饭只有洋芋，在炕洞里烘烤得焦黑焦黑的，扔在小炕桌上，谁吃谁拿。外面过年的鞭炮声和人家喝酒猜拳的喧闹不断地传进屋里来。扮演关公的班底受不了了，先骂起来：“真是跟着狼吃肉，跟着狗吃屎！”关公，关二爷，把手里的洋芋使劲摔出去，那洋芋蛋儿在土墙上被摔成了一摊烂泥。蹲在炕头上闷头抽旱烟的杨方利也被摔得震颤了一下，但他没有吭气。是他把人带出来挣钱挣馍馍的，现在屁都没有挣上，别人骂什么他都得忍受着。爹的窝囊和忍气吞声让杨秀女心里堵堵的，她当时坐在炕洞前还在给大伙儿烘烤着洋芋，越想越是憋火，腾地一下蹿起来，扔了手里的洋芋蛋儿就朝门外走。杨方利紧着问闺女：“你上哪去？”杨秀女不理，冷寒着脸，像一只气憋的山涧里的跳蛙三蹦两窜就出了门去。

就是让这一股子气催的，杨秀女在那个晚上要去找周武生算账。

周武生就在隔壁。那些喝酒猜拳的喧闹就是从隔壁的屋连绵不绝地传过来的，周武生正带着岷岷村的“众将官”喝酒，吃肉，要高兴。当杨秀女踢开门走进进去的时候，脸喝得红扑扑的周武生，正脱着光膀，嗓儿细细地，学女腔，扮阿庆嫂，唱篡改了的《沙家浜》。一九七九年的中国人胆子已经有一点点大了，也敢和样板戏玩笑一下了。周武生唱道：

“阿庆嫂的丈夫把家还，

阿庆嫂我喜笑又颜欢。

问阿庆——

你是想先吃还是先耍？

为妻我全都听你言。

先吃我就给你下面条，

先要我就给你解衣衫。
吃饱要好干劲添，
春来茶馆斗敌顽……”

杨秀女骂道：“死不要个脸！”但糟糕的是，周武生的“死不要脸”让杨秀女那一刻在心底里却想笑，一股被撩拨得痒酥酥想笑的感觉把她扑进门来时的气恨软化了。周武生赖叽叽的说学逗唱或者说是厚颜无耻，常常就能让杨秀女柔软了起来。杨秀女顿时警告自己决不能笑，她决不能给周武生一个好脸，因此杨秀女再一次横眉冷对地瞪着周武生。

周武生被杨秀女突然踹门而入和横眉怒视而收住了身段和唱，又还原成了一个男人。他急忙抓起炕上的棉袄遮住上身，因为胸脯那儿，他作女状，用两个馍馍扣着，做成了一对儿奶子。尴尬仓皇间，他问杨秀女：“啥，啥事啊？”

杨秀女瞪着眼说：“周武生，我找你！”

杨秀女说完瞪着眼转身就走，仿佛气很难平。其实杨秀女是怕自己忍不住笑出来。

杨秀女随后一直把周武生引到马厩前才站下。大车店的马厩在一个半坡上，四周是高高低低黑黝黝的山。山梁上，月光照着一棵孤树。周武生说：“你把我叫到这儿来干啥呀？”杨秀女瞪着他不言语。这时候杨秀女又有点恨周武生了，她又开始想起上午在杂货铺他当众说她奶子的事。她在想她应该怎样好好地骂他一顿。周武生见杨秀女光瞪他不说话，便猜测说：“你是不是替你爹来找我算账啊？那这账你算不成，这要怨你们本事不高。要不服，明年说议程咱俩家再来比过。”杨秀女依旧瞪着他不言语，她还是没有想好要如何骂他。周武生说：“你要干啥你说呀！你不说我走呀！”杨秀女开口道：“你这个诸葛是个女的，两个奶子高高的——”她学的是周武生上午说的词儿。周武生“哧”一声喷笑了，一看杨秀女冷寒的脸，又把笑憋了回去，若无其事地去看远处，看那山梁上被月亮照着的孤树，说：“那是我说着耍哩。耍社火说议程的自古以来就没轻没重没大没小。”杨秀女却继续逼视着他，学着他的话儿道：“‘叫声妹子你快回去，你娃找你吃奶哩！’我今天就是要找我娃来吃奶，你来吃奶呀！”杨秀女说着，边挺着并不高耸但也温润柔软的胸朝周武生逼过去，一直逼到他的眼前。

周武生很窘。他没有想到，一时间手足无措地慌乱了起来。

杨秀女继续挺胸朝周武生逼近，说：“你来吃呀！你咋是个货，敢说不敢干？”

周武生只能窘迫地扭脸缩头躲避着杨秀女抵过来的峰峦。

杨秀女冷笑道：“真是货一个，谅你娃也不敢！真给你口奶吃还把你吓死！”

周武生被撩拨了起来，说：“你当我真不敢啊？！”

杨秀女说：“你娃敢！”

周武生一下就伸臂捉住了杨秀女，接着另一只手便去抓她的奶子。轮到杨秀女慌张了，她慌张地去掰周武生有力的手，同时恶狠狠地骂他。周武生牢牢捉定杨秀女不放，同时另一只手就悬在她的胸部的一寸上方，晃着，也不落实下去，脸上挂着恶作剧的微笑。杨秀女恐慌地使劲挣扎，一会儿便气喘和出汗了，她的一张脸因汗津津的浸染在月下散发着油亮，显得尤其俏丽。周武生看得一阵心跳，笑容僵硬在了脸上，呼吸也急促了，他不再恶作剧了，而是来了真的，他两臂一伸抱紧了杨秀女，嘴唇朝杨秀女的唇上强行地印去。杨秀女竭力地挣扎，头波浪鼓般地甩动，躲着周武生的嘴，又推他，搯他，拿拳头砸他。周武生任凭捶打死不撒手，同时更加努力，终于一张唇捉住了杨秀女的唇，重重地叠印上去。杨秀女又强挣了一阵，但挣不脱，就软软地不动了。周武生连连地啃着杨秀女，马厩里的驴马被他猛烈的动作而惊扰，高高低低地叫起来，他也不管，一直地啃，直到他感到嘴里有一点点凉意，接着他尝到了水，微咸的水在他的舌头上荡漾开去，是他的舌头先感觉到了杨秀女在哭，然后他撒开了手。

接着周武生便看见杨秀女挂着眼泪幽怨地望着他。

周武生醒转过来，他开始语无伦次想解释一点什么：“我，我这个，我……”

杨秀女在一瞬间爆发了。她像小母狼似的扑过去，这一扑便把周武生扑倒在马厩的草垛里，然后她跳跃上去，在周武生脸上，唇上，脖子上咬一般地亲着。她把麦草搅动得纷纷扬扬漫天飘舞，她把驴马更加惊扰得嘶叫不休，她比周武生更一概不管，在周武生身上所有露着肉的地方狠命地亲，她后来对周武生说她要把他当手抓羊肉给吃了。周武生最初还有些惊愕，他最初的反应是杨秀女扑过来要打他，他还本能地推搡了杨秀女一下，接着他就

被这团滚过来的火焰吞噬了，跳进去一起燃烧。

最后的结果便是两个人的腮帮，因为长时间不停歇地又亲又啃，而累得疼痛起来，两个人都同意暂时先休息一下，于是两人一起盖着周武生的大棉袄，倒在了草料垛上。

周武生的腮帮上有一排牙印，那是被杨秀女咬的，他摸着腮帮说：“秀女子，你看你把我咬的。”杨秀女头扎在周武生怀里，说：“就咬。咬死你。咬个疤，让你啥时候看见啥时候都忘不了我！”周武生感慨而又疑惑，说：“你咋就把我给看上了呢？咱两家年年抢社火斗议程弄得都跟仇人似的，我以为你把我恨死了！”杨秀女说：“我脸上恨心里头不恨。你别看我不给你个好脸，其实我是装样哩。尤其晚上黑了睡下了，我……我不说了！”她羞得越发往周武生怀里扎。周武生一阵激动，便说：“秀女子，我要娶你！”杨秀女马上说：“行，你娶我！你就把我娶了！”周武生亲昵地又说：“娶了你，我天天黑了让你咬。”杨秀女也亲昵地摸着周武生的腮帮说：“哥，我不狠咬，我轻轻的。”然后俩人又使劲地啃。啃到中间休息时，两人商量娶亲的具体事宜，杨秀女说：“哥，那过罢了一年，你就上我家来提亲，跟我爹说。”周武生说：“过罢年不成。过罢年我得挣钱去呀，没钱我咋娶你呢？你爹又咋能同意把你给我？等种麦的时候吧。”杨秀女说：“行，那就种麦的时候你来。哥，你一准来呀！”周武生发誓说：“我一准来！我不来我是个驴球！”俩人商定后，于是又啃。

周武生啃着啃着就十分地激动，他的手就伸到了杨秀女的棉袄里去，真的要去摸她的胸，嘴里说：“秀女子，你让我摸个羔羔！”“羔羔”是山里人对奶子的昵称。杨秀女用手挡住，说：“不行，不让你摸。”周武生央求地说：“秀女子你把我照顾一下嘛！”杨秀女还是不同意，说：“不行。我把你照顾了，你还要往下弄哩。”周武生说：“我保证不往下再弄！”杨秀女坚持说：“你肯定要往下再弄！我妈说，男人都猴急得很！”周武生着急地说：“秀女子，你来嘛，你来嘛，你来嘛——”杨秀女坚决不同意，委婉但坚决地说：“哥，我今天要让你弄了，你就把我看轻了。人家都说，馍馍不吃，在笼里放着哩，你急啥吗？我这个馍馍在这儿给你放着哩！到俺俩结婚那天，我这囫圇身子全都给你！哥呀，你快拿凉水冰个头！”周武生就拿马厩里的冰凉井水浇了头，又擦了身上，冷静了下来。

于是在一九七九年的那个年夜开始，杨秀女就把自己给周武生留着。

到山里开始种麦的时候，周武生却没有上门来提亲，自始至终没有登过门，而且连人影儿都不见了。杨秀女急得悄悄去过几趟岷岷村，都是翻山越岭走着去的，但周家门上始终都是一把铜锁锁死了的。村里没人知道光棍一条的周武生去了哪里。村里人说周武生常常就是这样神龙不见首尾地就消失了，一年半地见不到人，忽然又一道金光地蹦了回来。村里还有人说周武生是去了越南，当然这是猜测，因为周武生哪儿都敢去，有一年他经四川走西藏竟然去了尼泊尔，差一点就死在了尼泊尔，难保他这一回不死在越南？杨秀女恨恨地说：“死了才好！”回家走在没人的山道上，她一阵笑一阵又啼哭。她笑的是自己那天晚上幸亏没让周武生弄，要让弄了，她现在就不是姑娘了，往后还能嫁给谁呀？岂不是冤都冤死了！啼哭的是周武生把她的嘴亲了，又不娶她了，像商店里买东西，掰了一块尝了又说买了，真是个王八的蛋儿！她酸楚而伤心地，在山道上放声啼哭。

岷岷村的周家不来提亲，南碌村的刘家却来了。刘家上门来提亲的人竟然是个十九岁的女娃儿，她叫雪，是给哥哥刘长庆来向杨家提亲的。刘家大人都亡了，哥哥木讷胆怯，不会说话，因此刘家就由妹妹主事，连上门提亲也只能妹妹来。这引得苏堡子村的人那天都涌到杨家来稀罕地看雪。当着村里众人的面，雪的嗓门细细的，挂着女儿家抛头露面的羞涩，但说的话全在条理上，她说杨家借了刘家的钱，却不是一年借下的，借的也不是现钱，而是一片树林子。那树林子是父母在世时好多年前就种下的，想的就是日后家里儿子大了，树也大了，把树砍了给儿子娶婆姨成家。这些年，杨家连连遭难，大人病，家里种了几亩地核桃树也让天牛虫钻了树心枯死了，连到乡上卫生院买四环素都得赊，王团乡卫生院拢共只有一样药，就是四环素，治感冒用四环素，秀女子的妈治肠癌也是用这四环素，刘家这些年便把那树一棵一棵地砍了换了钱给杨家送来。现在，刘家的树是一棵都没有了，要想有，还得再种，还得好多年，但家里哥哥却老大不小了再也等不及。雪说：情况都摆了，我哪里摆得不对请杨家叔叔指出来。请杨家叔叔把亲事答应了，当初砍树的时候两家就说好是换亲的。面对雪的柔柔弱弱细声细语，粗粗大大的杨方利完全没有话可说。杨秀女在一旁万般地不愿意也是完全地没有话